



中国和美国对蓝色经济的开发

作者 Michael Conathan与Scott Moore 2015年5月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中国和美国 对蓝色经济的开发

作者 Michael Conathan与Scott Moore 2015年5月

目录

- 1 简介与概要
- 4 中国的蓝色经济
- 8 美国的蓝色经济
- 12 建议:所学到的经验以及合作机会
- 15 结论
- 17 尾注

简介与概要

世界人口急剧增长，人口数量将在2050年前超过90亿¹；各国需要在有限的空间中发掘出新的资源，以满足急剧飙升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迁往沿海地区，他们的思路也自然而然地被海洋所吸引。毕竟，我们的地球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面积被海洋覆盖；海洋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发展、运输通道、石油天然气的蕴藏以及丰盛的海鲜产品。海洋还提供不太容易直接感知、经常难以量化的效益，其中包括对地球气候的调节：大气中的碳污染日益厚重，陷入其中的热量有90%最终被海洋吸收²。海洋为我们的呼吸提供了超过一半的氧气³。在沿海地区，健康的珊瑚礁和其他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社区免受风暴巨浪和洪灾之袭，对大量的碳进行封存，并滤除陆上制造的其他污染。

数百万年间，海洋环境一直在供养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要保持21世纪的人口繁荣，我们必须在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服务的保护之间作出平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美两国开始推广一个所谓的“蓝色经济”概念；本报告对两国所采取的不同方式加以审视。

蓝色经济代表了一个相对新兴的描述海洋经济发展的方式。它最先兴起于多个岛屿国家，其中既有塞舌尔共和国这样的发展中小国，也包括人口数量在全世界位居第四的群岛大国印度尼西亚⁴。而今，全球最大、最强的一些国家也开始对它青眼有加；其中包括中国与美国。相关各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蓝色经济的概念，推动开发自己广阔的海洋和沿海资源。调整好蓝色经济的焦点最终可能回报丰厚：既让经济蓬勃发展，同时保持环境的可持续性。

如果列举对海洋资源最为依赖的国家，中国通常不会名列榜首。所谓专属经济区（EEZ）是指一个国家对包括采矿和渔业在内的资源享有专有开发权利的海洋区域。中国的专属经济区一直饱受争议：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量海域拥有主权，而其他邻国也有同样的主张。但是，中国已在寻求扩大自己从离岸资源获取的经济利益。

拥有全球最大专属经济区的美国也在把目光投向海岸以外的地区，以支持自己的经济⁵。考虑到两国的经济影响力，美国和中国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共同开发及实施推动海洋环境保护的政策，并证明这些战略不会对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构成妨碍。

不过，虽然蓝色经济作为对海洋产业和资源的经济利益进行量化的一种方式而为人所知，其真正的定义却一直模糊不清。将与海洋及沿海生态系统有关的所有经济活动的贡献相加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划界方式。但它并未将工业发展每每带来环境成本这一现实问题考虑在内。例如，近海化石燃料的开采具有导致自然资源状况恶化的溢油风险，还将增加碳污染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在其他情况下，对一个产业的推动则意味着对另一个产业的阻碍；例如，一个被设为航道的海区将无法进行任何近海风力发电场的建设。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海洋经济重新贴签为蓝色经济。什么构成蓝色经济？世界需要就此作出新的定义，以便增进海洋产业的经济效益，同时确保可持续发展。

2014年1月，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知识平台的支持下，发展中国家在阿布扎比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探讨并制订蓝色经济的概念⁶。联合国的一份概念文件为这些国家的努力奠定了基础。该文件将蓝色经济确认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并解释说，“蓝色经济概念的核心在于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的脱钩……它的基础是对自然（蓝色）资本的实际价值进行评估，并将其整合纳入经济活动的所有方面”⁷。

根据国际法，各国在本国海岸线向外延伸200海里的海洋空间内具有专有的经济管辖权⁸。作为从海洋资源中获取最大化利益的方式，蓝色经济概念获得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对于它们来说，海洋资源是自己最大的资产。例如，塞舌尔的陆地面积为455平方公里（175平方英里）——大致相当于华盛顿特区三倍的面积。但是它所管辖的EEZ则为130多万平方公里（超过51.4万平方英里）——几乎是得克萨斯州面积的两倍⁹。

岛屿国家显然会在海洋资源管理的改善中获益良多；较大的沿海国亦是如此，其中包括两个经济巨头：美国和中国。两国都正在为更好地理解、界定和推广蓝色经济而努力。本报告探查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详述其中异同，并就美中两国如何才能在珍视全球的海洋自然资源的方式上达成协作共识提出建议。

本报告还提出三项关键建议，以帮助美国和中国对丰厚的海洋自然资源考量实际价值，并鼓励这两个日益在近海地区寻找经济增长机

会的国家加强合作。具体而言，美国与中国应该：

- 共同制订一套方案，计算健康的沿海及海洋生态系统所带来的长期经济贡献
- 依托美国国务院的生态合作伙伴项目，制订联合动议，将海洋规划与蓝色技术聚集区进行整合
- 加强并扩大现有的双边合作关系并制订新的协议，以确保最优实务的分享和海洋学数据的持续收集及传播

中国与美国的领导人都了解，必须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抑制环境恶化、降低碳污染并减少其他刺激气候变化的排放物。现在，他们需把注意力转向本国宽广的海洋空间，承认近海地区蕴藏着真正的经济与环境机遇，并实施相应政策。

中国的蓝色经济

源源不断的媒体报告证明，高度污染和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令中国的环境承受着不断增加的压力。环境保护的概念对中国公民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三月上旬，一部题为《穹顶之下》的纪录片在中国疯传。根据《卫报》的一篇报道，该片推出24小时内观看次数已经过亿；在被中央政府禁播之前，其观看量大约为3亿次¹⁰。这部143分钟的影片从中国公民的视角探查中国的环境恶化问题，并直接向公民呼吁，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在一个通常不允许这类草根行动的社会中，这是一次罕见的行动倡议。

中国的环境挑战并未止于水边。根据中国国家海洋局公布的最新《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中国沿海地区及领海的大片面积均受到严重污染。包括氮和磷酸盐废弃物在内的营养盐污染是中国港湾地区的主要问题，造成了大范围的藻华¹¹。这带来了严重的富营养化——在美国则常被称为“死亡地带”——所有未能逃往更健康地区的海洋生物均因水中氧气的匮乏而死亡。在主要工业区，尤其是渤海，重金属污染日益严重，海洋沉积物中的汞、镉及石油化合物含量升高¹²。中国的近海渔业资源也被过度开采，沿海地区的上岸量降低，迫使渔船作业愈发离岸¹³。而且，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和运输已经成为海洋环境的一个显著问题。2010年，中国东北的大连附近发生严重溢油事件，覆盖面大约为430平方公里，大量鱼类及野生动植物丧生¹⁴。

中国采纳蓝色经济概念的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展示自己正在努力解决这些海洋环境问题。但是，中国的蓝色经济方式与其他国家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方式有所不同。全球来看，这一海洋管理与治理的方式强调的是全世界沿海及海洋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效益，同时也关注其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中国模型强调的则是以跨领域的综合方式进行沿海地区的开发——这为正在就海洋地区的规划寻求类似方式的其他国家（例如美国）提供了经验。但是，中国的重点并非环境保护。中国政府已经为更好地保护海洋生态系统而采取若干重要措施，但其主要焦点始终是经济发展——在这种方式下，生态系统保护对维系富饶的海洋环境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被边缘化。

中国的海岸线大约9000英里，几乎全都在北起朝鲜边界、南至越南边界的区域中。此外，也有若干岛屿属地的海岸线。中国对蓝色经济概念的兴趣可以追溯到第11个五年规划——这是北京的战略经济发展规划。“十一五”对2006至2010年提出规划，并针对海洋经济提出一组具体数据¹⁵。海洋经济在这一期间的业绩令人印象深刻，其年均增长达到13.5%；截至2010年底，提供大约3300万个就业机会¹⁶。据此，中国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在第12个五年规划（2011年至2015年）中为国家的蓝色经济公布了一组新的具体指标，其中包括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增加值年均增长9%，并纳入了让蓝色经济在2015年前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达到10%这一目标¹⁷。而且，这些目标还强烈刺激了研究、开发和创新；计划明确指出，研究和发展经费将占整个海洋经济总产值的2%¹⁸。将蓝色经济领域如此具体而雄心勃勃的目标纳入中国的战略经济发展规划，显示出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对其关注的程度。

然而，应该明确，“蓝色经济”这一术语在中国观念中的含义与其在西方观念中的含义未必相同。中国概念所指的并不是一个强调环境可持续性的、关于海洋资源使用的新模型，而是要对沿海及海洋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并将此作为战略性全国经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2008年的《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对这一职责进行了阐述，规划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把海洋事业摆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¹⁹。

《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则显示出对陆海资源协调发展的强调。该计划最初由国务院于2002年发布，将“陆海统筹”确定为沿海地区区划的一条中心原则²⁰。事实上，对多用途行业发展和保护区进行规划、从而综合利用海洋区域的海洋规划在中国蓝色经济的政策框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一框架当前严重依赖于具体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例如，作为“十二五”规划中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国务院在2011年公布计划，要在山东省创建以沿海城市青岛为中心的“蓝色经济区”，旨在以蓝色经济为焦点、对地区经济进行规划。该概念带来了青岛GDP的显著增长，被视作成功之举。国务院批准其扩张设立所谓的“青岛西海岸新区”，新区旨在成为深海及近海勘探的枢纽，并最终在2020年之前支撑起一个1万亿元的区域蓝色经济体²¹。

正如国家海洋局所述，中国蓝色经济的结构其实涵盖了全部经济领域。除了渔业、运输以及石油天然气生产之类的海洋资源传统用途，中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战略还包括旅游业以及生物勘探之类的新兴

活动。生物勘探行业专门搜寻对药品或化妆品行业可能会有价值的新生物。

在这个广泛的定义中，中国的蓝色经济看来已经准备就绪，将进行显著扩张，并在国家今后的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根据2013年后期的数据，海洋经济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较2012年提高7.6%。旅游业之类的服务行业是中国蓝色经济中的主体，单是旅游业在总量中所占份额即为35%左右。有趣的是，虽然石油天然气开发等较为传统的资源开发活动增长缓慢，较2012年仅增长0.1%，海底采矿之类较新的资源利用却以近14%的速度迅速增长（所谓海底采矿是名副其实的从海底开采矿物）。同时，海洋生物勘探增长21%²²。

这一增长潜力、尤其是在高附加值行业的潜力，看上去已经吸引了高层的注意。在2014年中国共产党讨论下一年度国家优先事项的工作会议上，中国的领导人承诺，将继续发展国家的海洋经济，这意味着它在国家的战略性经济发展战略中持续占有重要位置²³。

来自中国蓝色经济的经验

中国发展蓝色经济的努力为美国等正在试图更好地利用其海洋资源的国家提供了若干经验。首先，跨越不同经济领域——包括渔业、能源业及旅游业——制订综合性的资源利用与开发计划，有可能凸显符合常识的双赢政策选项，从而增强经济发展并保护海洋环境。其次，为海洋生物勘探等创新型、增长潜力高的行业提供具体的政策支持，有可能巩固沿海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并有助于维持充满活力、以海洋资源为中心的创业生态系统。

中国以往对蓝色经济增长的强调，有可能忽略将海洋资源开发限制在可持续程度上的需要。不过，中国政府最近开始流露意向，愿意借助其他国家的经验寻找可持续发展途径，有效利用离岸及沿海地区。2014年8月，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团体的支持下，中国举办亚太经合海洋部长会议。与会者承诺，将在蓝色经济的概念下进行可持续海洋发展，并将蓝色经济称为“推动海洋及海岸带资源和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和保护……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有效途径”²⁴。

中国正在全国政府系统内推动自己的蓝色经济愿景，并在一些具体地区取得了非常出色的进展。但是，允许较为薄弱的地方化政府机构获得更多的控制权未必会转化为环保方面的显著增益，因为更大范围的环境动议仍由国家政府主管。因此，经济发展仍然是优先事务，

环境保护被留在较为靠后的位置。这种方式更与海洋经济的简单计算相一致——计入所有在海洋环境内运营的行业或依靠海洋运营而生存的行业。

中国的蓝色经济模型就其海洋资源的利用提出了想法，而美国的经验也为蓝色经济的发展如何能够同时促进繁荣、加强海洋环保提供了若干借鉴。下个章节概括了美国对蓝色经济发展的定义，并提出可供中国及其他国家模拟的关键经验。

美国的蓝色经济

根据一项2014年国家海洋经济项目研究，“2010年，海洋经济提供了270多万个工作岗位，对美国GDP的贡献超过2580亿美元”²⁵。另一方面，2012年，临岸各郡则容纳了4880万个工作岗位，对美国GDP的贡献为6.6万亿美元²⁶。美国人口倾向于在沿海地区聚集，大约10%的陆地面积容纳了将近40%的美国公民²⁷。不过，沿海经济数字所提供的其实是一个背景，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构成蓝色经济各部分的具体海洋相关产业。就本报告目的而言，那些定义海洋经济的数字更具有相关性。

美国没有直接专用于推动蓝色经济概念的联邦项目。但是，在已经制定蓝色经济目标的区域内，环境可持续性是一项根基性的优先事务。当然，环境管理并不总在美国的海洋与海岸管理中占据首要位置。事实上，我们依然可以辩称，美国尚未在自己的海洋政策中给予海洋保护足够的优先权，其环境管理也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例如，内政部计划推动在北冰洋充满危险的远海地区进行石油天然气开发，虽然它自己的研究发现，在该地区的全额、持续生产将有75%的概率导致“大规模溢油”²⁸，而最近的海岸警卫队驻地或主要港口设施也仍有数百英里之遥²⁹。与此类似，未能充分解决农业活动废弃物的问题是造成墨西哥湾死亡地带的一个直接因素。这一地带由于极度缺氧而无法继续支持生命存活；2013年，其面积大约与康涅狄格州相仿³⁰。

不过，进步依然存在，对蓝色经济的推动也正在加强。2009年6月，宣誓就任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局长一职尚未三个月的简·卢布琴科将蓝色经济定义为“充满生机、基于海洋、兼具经济与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卢布琴科认为，蓝色经济的发展“对于国家的健康、繁荣和幸福必不可少”³¹。

虽然卢布琴科充满热情地支持这一概念，非政府组织和学界仍需承担界定美国蓝色经济的重任，并需大力倡导在海洋及沿海管理倡议项目的制订中将这一概念考虑在内。因此，美国概念倾向于：更关注为那些结合海洋健康与经济增长的产业评估并促进其经济贡献的方式；依靠健康的海洋和海岸实现盈利；为恢复海洋资源作出贡献；或

是增进理解海洋对社会的潜在贡献^{*}。

健康的生态系统具备固有的经济价值，即使这一价值常常难以量化。例如，沿海湿地生态系统发挥着污染物过滤系统、风暴潮洪水缓冲带的作用，也是具有重要商业及休闲价值的鱼类物种的栖息地。它们还提供休闲机会，并提高物业价值。美国进步中心与美国乐施会在2014年对这些地区的经济价值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美国大陆地区的三个具体地点，NOAA为修复退化的沿海湿地生态系统而投资的每一美元都获得了超过15美元的净经济效益回报³²。与此类似的研究强烈说明，美国与其他国家不能囿于全球海洋产业化的即刻收益，而必须更加关注这些开发项目的长期价值。

衡量美国的蓝色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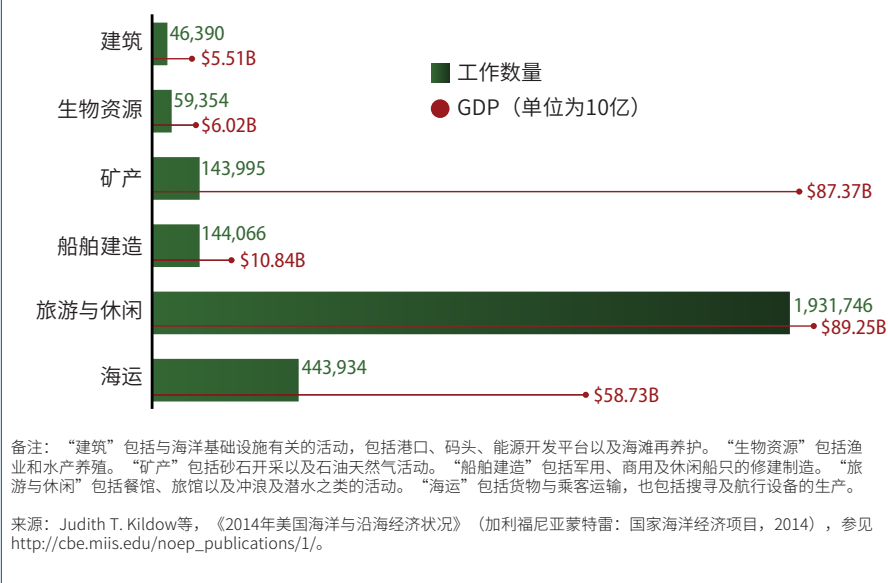
对于可持续性这一概念，并没有不容变更的定义界限。例如，人们可以提出，减少航运业排放量的技术发展或溢油清理技术的进步可以被视作蓝色经济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在降低产业活动对环境危害的过程中产生了经济活动。为蓝色经济制订一个包含具有直接可比性的次级类别的综合概念，将有助于美国 and 全球更充分地体会到这一关键领域的经济贡献。一个单一的国际术语可以促成所有国家协作，共同推动全球海洋自然资源的管理。

在美国，当前最出色的海洋经济贡献量化工具是国家海洋经济项目（NOEP）。它作为“蓝色经济中心”的一部分而运作；该中心是一个设于加利福尼亚州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学术机构。NOEP使用政府数据，对海洋经济与沿海经济的经济贡献进行量化³³。海洋经济包括“与海洋有明确[联系]或……与海洋有一定相关并位于毗邻海岸的邮编区”的产业。海岸经济则是“根据各州规定，属于其海岸区域管理项目部分或沿海流域部分的各郡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³⁴。

美国的海洋和海岸经济是国家经济繁荣的主要驱动力，但是NOEP所推行的全面分类并没有计入某些最大的贡献产业的环境后果。矿物开采之类的活动可能成为主要的经济贡献因素，但也可能将那些依赖未受损坏的良好海洋和海岸环境方得以生存的其他经济环节置于险境。例如，愿意花钱去被溢油污染的海滩度假或是愿在日常消

^{*} 就本文文件的而言，对美国蓝色经济概念的理解应包括海洋资源及五大湖区。

图1
美国的海洋经济



费中购买受污染海鲜的美国人会非常之少。

2010年春，BP的深水地平线井发生漏油，大约500万桶石油从破损的井口汹涌而出；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湾的产业切身体会了这场巨大的灾难³⁵。石油天然气工业显然是墨西哥湾产油州的巨大经济驱动力，但是这次灾难性漏油事件对其他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2012年《加拿大渔业和水产科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仅商业和休闲渔业一项在“今后七年”损失的中位估计就会达到大约87亿美元³⁶。

来自美国蓝色经济的经验

美国在衡量蓝色经济方面的最佳实务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份有用的指南。为了更直接地以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重合为焦点而探索蓝色经济的概念，CAP的海洋政策项目在2012年6月发布了一份事务简报。《蓝色经济的基础》明确关注美国海洋和沿海经济的四个方面，它们推动健康的海洋与海岸状况或是凭借其而生存，同时凭着自身价值可以成为或有可能成为主要经济驱动力：可持续渔业、休闲与旅游业、沿海生态系统修复以及离岸可再生能源开发³⁷。这一方式的总体目标是确保对健康的沿海生态系统的经济贡献作出充分评估，

从而让社区和政府各级决策者能够推动并实施长期提供最大经济与环境效益的政策。

这并不是一个包括所有海洋相关经济活动的综合方式，因为它排除了在离岸空间运营的一部分最具金融规模的领域，尤其是航运以及离岸矿产开发，包括石油天然气的钻探。美国其他组织也在试图通过纳入新兴产业的方式推动蓝色经济的概念。这些产业包括在环境安全及合规、海洋机器人、水产养殖、脱盐以及海洋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者。

NOEP还分析为这些创新者提供支持的服务行业的发展数据，包括金融与保险领域中促成蓝色研究与技术发展的相关部分。这些领域有时被统称为“新蓝色经济”或“蓝色技术”。

这些领域对发展“蓝色聚集区”的战略至关重要，而美中两国目前都在实施这一战略。这一做法力图推动位于同一个地理区域的海洋相关产业的共生增长，科研领域与高科技领域尤在其列。如前所述，中国正在山东省青岛市开发一个“蓝色经济区”³⁸。与此同时，美国一个叫做“海事联盟”的组织也联手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市，共同促进一个与之类似的蓝色增长方式。该模式鼓励依靠海事领域生存的企业和产业在毗邻的地理位置运营，入驻所谓的“蓝色科技区”或者说海事技术聚集区。详情可见《2012年圣地亚哥海事行业报告》³⁹。这使得各个组成领域可以联合利用规模经济，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更多协作运营，并且更高效地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交付给消费者和客户。对这个途径的考虑方式有些类似一个购物商场——用户可以一站式购物，与海事技术的开发者和供应者建立联系。

正如中国在寻求制订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美国政府也正在将海洋规划置于优先地位。2010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制订了《关于海洋、我们的海岸以及五大湖区管理的国家政策》⁴⁰。在一系列优先事务中，《国家海洋政策实施计划》鼓励沿海各州按地区聚合，协作制订地区海洋计划，以实现目前与未来的海洋空间利用的最优化⁴¹。东北与大西洋中部地区已经完全启动了海洋规划流程；2014年，加勒比海地区启动了一项自己的地区规划流程，称这项工作是“支持健康海洋生态系统及我们的沿海社区经济的关键”⁴²。

建议： 所学到的经验以及合作机会

显而易见，美国和中国发展蓝色经济的方法既有类似，也有差异。正如洋流循环全球并令海洋生态系统具有内在的互相关联，两种方式也应该融合并促成更大规模的协作。在此，我们为两个最大的海洋经济引擎之间的合作简要提出三项关键建议。

共同制订一套方案，衡量健康的海岸及海洋所带来的长期经济贡献

中国和美国都将继续开发自己的沿海和海洋经济。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由于对资源、运输通道以及港口设施等基础建设项目空间的要求，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更多的产业活动和离岸空间的使用。但是，海洋中任何产业开发的扩张都必须结合自然资源估值的原则。资源本身为社会贡献价值；损害或消除这些资源的产业开发因此担有成本。例如，如果将一片原可为洪水和风暴潮提供自然缓冲的盐碱滩损毁并用来建造基础设施，在发生洪灾时，这片土地及周边土地都将承受额外风险和损害。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些成本，国家就无法为经济回报制订准确的长期预测；他们也许能够计算出预计利益，但是真正的成本却永远无从得知。强健的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提供价值，即使这些价值可能难以计算。

美国和中国都立场坚定地力图增强对这些价值的理解；而这可能会改变计算产业开发实际向社会提供的利益的方法。虽然让大自然自行其事可能会带来真切的经济效益，但如果没有人拿到直接利润，也就少有呼吁者会去争取公共或政治意见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非传统式的资本结构可能反而令其占据比美国更有利的位置，可以颁布能够体现非市场化的自然资源估值原则的政策。毕竟，中央政府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关注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公司实体的利益。同时，美国的学术机构对这些概念已经有数十年的调研，与中国分享这些知识可以促使自然资源估值方式更迅速地融入国家决策过程。

就海洋规划与蓝色技术聚集区制订联合动议

中美要在蓝色经济上实现更积极的合作，具有良好前景的一步是在美国国务院的生态合作伙伴项目框架下，为海洋开发制订新的动议。该项目支持美中城市及州省之间建立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环境挑战。目前，许多生态合作伙伴项目的焦点是与气候及能源相关的问题。不过，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与辽宁省大连市之间的一项动议则关注如何降低大型港口设施对环境的影响。蓝色科技领域可能还会收获更多的合作关系。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和山东省的青岛两个城市均为海事技术开发的推广投入大量资金，提供蓝色经济区，吸引公司在本地社区扎根。

美国和中国的官员应该优先帮助两国正在开发海洋规划的那些地区建立联系。海洋规划有时也被称为海洋空间规划，是指随着离岸可再生能源及海底采矿等新用途出现，它们会与海运及渔业等现有产业竞争海洋空间，政府则应研制海洋区划方案，确保这些活动可以有效共存。中国已经制订了《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美国的《国家海洋政策》也对海洋区划动议予以优先考虑，将相邻各州的代表与联邦和部落机构、海洋产业及环保团体召集在一起，协作讨论如何管理大家共享的海洋空间及资源。在美国的马萨诸塞与罗德岛等地，海洋规划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让青岛之类的地区同这些与之想法相似的美国地区建立合作关系，会有助于增强地方层面以及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

增强并发展双边合作关系与最优实务，进行数据收集和分享

美国和中国在海洋产业的可持续性与海洋科研领域都有巨大投资。这为两国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可以分享彼此的发现成果和最优实务。美国和中国均应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可持续性的崛起以及对海洋自然资源价值的了解。已经设立双边合作并且非常有效的一个领域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其中国的渔业执法同事之间的合作。通过这一项目，中国的渔业执法部队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太平洋运行的小型武装快艇，协助打击国际水域内的非法、无报告、无管理渔业活动⁴³。

一项看上去已经就绪的具体合作事务是溢油应对。中国和美国近年来都曾不幸遭受过大规模的石油泄漏，导致了大规模的经济与环境损失。实施一项生态合作伙伴项目可以帮助两国建立更为有效的程序，应对溢油事故并将经济和环境的危害最小化；该项目或许也可以

伴以美国海岸警卫队与中国国家海洋局之间的政府间结构化倡议。对于一项以溢油应对为中心的生态合作伙伴项目来说，石油生产和进口设施聚集的地区——例如中国的辽宁、山东和天津以及美国的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将成为自然焦点。

进一步而言，两国均应通过浮标、移动设备及卫星的部署，继续开发自己的海洋观测科学能力。显而易见，随着这些综合性海洋观测系统的扩大，一份共享科学数据并开发互补性数据收集及传播方式的双边协议不仅将造福于美国和中国，而且会提高全球对海洋状况和气候变化的认识。

结论

去年秋天，美国和中国最终就降低碳污染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签署了开拓性的协议⁴⁴，表明北京愿对环境保护作出严肃承诺的开放态度。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承诺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采取意味深远的严肃行动，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了追随的榜样。现在，两国有机会推动这一合作，就这个星球饱受威胁的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达成更多协议。

我们的海洋具有较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也对维持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生命具有根基作用——海洋是温度的调节器、营养与能源的提供者，并为我们的呼吸提供了超过一半的氧气。幸运的是，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环境恶化。事实上，保护充分运转的海洋生态系统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能做出的最精明的资本投资。

关于作者

Michael Conathan 是美国进步中心海洋政策主管。他的工作焦点是推动切实可行的政策解决方案，从而改善对美国的海洋、海岸以及那些靠海洋生存的产业与社区的管理。

Scott Moore 是外交关系协会的国际事务研究员及政治学家，其研究重点为中国的环境政策与政治。

致谢

作者感谢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蓝色经济中心的**Judy Kildow**与**Jason Scorse**以及美国进步中心的**Melanie Hart**、**Shiva Polefka**与**Alexander Fields**对本报告的贡献。

- 1 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人口趋势》,参见<http://www.unfpa.org/world-population-trends>(最后访问于2015年5月)。
- 2 Xianyao Chen与Ka-Kit Tung,《变化中的地球散热器导致全球变暖的减缓及加速》,《科学》,345(6199)(2014):897-903页,参见<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45/6199/897>。
-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陆地动物呼吸所需要的氧气半数以上由海洋生物制造》,参见<http://oceanexplorer.noaa.gov/facts/oceanproduction.html>(最后访问于2015年5月)。
- 4 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国家对比——人口》,参见<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19rank.html>(最后访问于2015年5月)。
- 5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美国是一个海洋国家》(美国商务部,2011),参见http://www.gc.noaa.gov/documents/2011/012711_gcil_maritime_eez_map.pdf。
- 6 联合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会议,《SIDS行动平台》,参见<http://www.sids2014.org/index.php?page=view&type=13&nr=59&menu=1515>(最后访问于2015年4月)。
- 7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部,《蓝色经济概念文件》(2014),参见<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9788BEconcept.pdf>。
- 8 联合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部分:专属经济区》,参见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part5.htm(最后访问于2015年5月)。
- 9 John Lablache与Sharon Uranie,《塞舌尔采取措施以保护本国海域内的更多海洋区域》,塞舌尔通讯社,2014年6月11日,参见<http://www.seychellesnewsagency.com/articles/702/Seychelles-taking-steps-to-protect-more-marine-areas-off-its-oceanic-zone>。
- 10 Tania Branigan,《中国将网上热播的环保纪录片下线》,《卫报》2015年3月6日,参见<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mar/06/china-takes-environmental-documentary-off-the-web>。
- 11 Colin Schultz,《中国的大面积藻华可能导致海洋生物灭绝》,史密森尼,2013年7月5日,参见<http://www.smithsonianmag.com/smart-news/chinas-massive-algae-bloom-could-leave-the-oceans-water-lifeless-7262513/?no-ist>。
- 12 中国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状况公报》,2014年3月21日,参见http://www.soa.gov.cn/zwgk/hygb/zghyhjzlgbl/hyhjzlgbl/2013nzghyhjzkgb_2484/201403/t20140321_31051.html。
- 13 Ying Yiyuan,《过度捕捞导致中国东海渔业资源枯竭》,中国中央电视台,2013年5月31日,参见<http://english.cntv.cn/program/newsupdate/20130531/104071.shtml>。
- 14 Cara Anna,《大规模中国溢油事件威胁海洋生物及水质》,《旧金山纪事报》,参见<http://www.sfgate.com/world/article/Large-China-oil-spill-threatens-sea-life-water-3258484.php>。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1个五年规划》,参见http://www.gov.cn/english/special/115y_index.htm(最后访问于2015年5月)。
- 16 《中国简报》,《中国公布海洋经济十二五规划》,2013年2月1日,参见<http://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3/02/01/china-releases-12th-five-year-plan-for-the-marine-economy.html>。
- 17 同上。
- 18 同上。
- 19 中国国家海洋局,《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海洋信息中心,2008年5月12日,参见<http://www.cme.gov.cn/gh/2013/zx/3.html>。
- 20 中国国家海洋局,《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2012年3月,参见<http://www.cme.gov.cn/gh/2013/zx/4.html>。
- 21 《中国简报》,《青岛的蓝色经济:海洋投资上涨》,2014年6月12日,参见<http://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4/06/12/qingdaos-blue-economy-marine-investment-rise.html>。
- 22 中国国家海洋局,《2013年国家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14),参见http://www.soa.gov.cn/zwgk/hygb/zghyhjzlgbl/201403/t20140311_30836.html。
- 23 同上。
- 24 Hao Nan,《宣言为构建蓝色经济奠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2014年9月29日,参见http://www.soa.gov.cn/english/201409/t20140929_33701.html。
- 25 Judy Kildow等,《2014年美国海洋与沿海经济状况》(加利福尼亚蒙特雷:国家海洋经济项目,2014),第8页,参见http://cbe.miis.edu/noep_publications/1/。
- 26 同上。
- 27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全国沿海人口报告:1970-2020年人口趋势》(美国商务部,2013)参见<http://stateofthecoast.noaa.gov/features/coastal-population-report.pdf>。
- 28 美国海洋能源管理局,《阿拉斯加大陆架外缘:楚克奇海规划区,阿拉斯加楚克奇海石油天然气租约销售193号;第二次环境影响补充声明终稿》第1卷,第1-7章(美国内政部,2015)第156页,参见http://www.boem.gov/uploadedFiles/BOEM/About_BOEM/BOEM_Regions/Alaska_Region/Leasing_and_Plans/Leasing/Lease_Sales/Sale_193/2015_0127_LS193_Final_2nd_SEIS_Vol1.pdf。
- 29 Michael Conathan与Kiley Kroh,《冻置北冰洋钻探》,(华盛顿:美国进步中心,2012),参见<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green/report/2012/02/03/11104/putting-a-freeze-on-arctic-ocean-drilling/>。
- 3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受NOAA资助的科学家在墨西哥湾发现大面积死亡地带,但面积小于预期》,2013年7月29日,参见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3/2013029_deadzone.html。
- 31 简·卢布琴科,《蓝色经济:了解海洋在国家未来中的作用》,在国会山海洋周的发言,2009年6月9日,参见http://www.pco.noaa.gov/documents/administrationRemarks/60909_Lubchenco_CHOW.pdf。

- 32 Michael Conathan、Jeffrey Buchanan与 Shiva Polefka,《修复沿海生态系统的经济理由》(华盛顿:美国进步中心,2014),参见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green/report/2014/04/09/87386/the-economic-case-for-restoring-coastal-ecosystems/>。
- 33 美国国家海洋经济项目,《关于NOEP》,参见 <http://www.oceaneconomics.org/> (最后访问于2015年4月)。
- 34 Kildow等,《2014年美国海洋与沿海经济状况》。
- 35 Kiley Kroh与Michael Conathan,《深水地平线的持续影响》,美国进步中心,2012年4月19日,参见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green/news/2012/04/19/11409/the-lasting-impact-of-deepwater-horizon/>。
- 36 U. Rashid Sumaila等,《深水地平线井喷对美国海湾地区渔业经济的影响》,《加拿大渔业和水产科学杂志》,69 (3) (2012):499-510页。
- 37 Michael Conathan与Kiley Kroh,《蓝色经济的基础》(华盛顿:美国进步中心,2012),参见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green/report/2012/06/27/11794/the-foundations-of-a-blue-economy/>。
- 38 《中国简报》,《青岛的蓝色经济:海洋投资上涨》
- 39 圣地亚哥劳工合作组织、圣地亚哥地区经济发展社团以及海事联盟,《2012年圣地亚哥海事行业报告》(2012),参见 <http://themaritimealliance.org/pdf/SanDiegoMaritimeClusterAnalysis2012.pdf>。
- 40 白宫,《行政令13547号——海洋、我们的海岸以及五大湖区的管理》,新闻稿,2010年7月19日,参见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executive-order-stewardship-ocean-our-coasts-and-great-lakes>。
- 41 美国国家海洋委员会,《国家海洋政策实施计划》(2013),参见 <http://www.whitehouse.gov/administration/eop/oceans/implementationplan>。
- 42 加勒比海地区海洋合作组织,《主页》,参见 <http://caribbean-mp.org/en/> (最后访问于2015年4月)。
- 43 NOAA渔业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开展有效合作执行联合国大会1991年12月20日通过的46/215号决议的谅解备忘录》, (美国商务部,1993),参见 http://www.nmfs.noaa.gov/ia/agreements/bilateral_arrangements/chinabilat.pdf。
- 44 白宫,《美中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新闻稿,2014年11月12日,参见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11/11/us-china-joint-announcement-climate-change>。

美国进步中心是一家无党派研究及教育机构，致力于推动一个强大、公平、自由并确保所有人拥有机会的美国。我们相信，对这些价值的一份共同承诺将所有美国人紧密相连，并力图确保我们的国家政策体现出这些价值。我们努力为重大国内国际问题寻找循序渐进、实用可行的解决方案，制订政策提议，从而扶助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